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

侯官陳喬樅學

虞夏書十五　虞書十四

臯陶謨第十五

今文尚書二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史記夏本紀臯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臯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

案段玉裁云信道其德謀明輔和即允廸厥德謨明

弼諧之詁訓也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倒之宜爲訂
正
白虎通聖人篇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
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
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何以言臯陶聖人也以目篇曰
若稽古臯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
施象刑維明
案尙書正義引鄭康成云以臯陶下屬爲句江聲曰
稽古之義爲同天惟天子爲有是稱臯陶雖聖人不
可以同天目之故鄭讀古字絕句蓋古書或以粤若

稽古發篇逸周書武穆解然也賈馬順考古道之訓於此乃爲克當也然則此曰若稽古雖與堯典同而鄭君句讀固與堯典文異矣喬樅謂鄭以皐陶下屬爲句此古文尚書說也今據白虎通引書曰若稽古皐陶是今文家說不以皐陶下屬爲句此今文古文之句讀不同也詩周頌譜正義引中候適雒貳云曰若稽古周公旦亦此之類尚書中候十八篇皆今文尚書家說也

又曰聖人皆有表異皐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

生也

淮南修務訓皐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案据淮南子云皐陶馬喙則白虎通鳥喙當是馬喙之譌又据論衡骨相篇云皐陶馬口在經傳者較著可信益足證此鳥字之當作馬也史記載范蠡言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則鳥喙非聖人之異表矣

論衡問孔篇皐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言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昔堯含戚而臯陶謨

又崔寔傳寔政論曰自古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臯陶曰於慎厥身修思永敦序九族庶明亮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史記夏本紀臯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

案高字疑爲亮之譌堯典曰惟時亮天工史記作相天事亮之訓相本爾雅釋詁庶明亮翼即衆賢輔相

之譌亮字戴逵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云亮明也从儿
从高省亮从高省轉寫者譌爲高字以形近故耳今
文亮翼訓爲相翼古文䢅翼訓爲作翼誼竝相近䢅
作之訓亦本爾雅釋詁也

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
而天下治

說苑君道篇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
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昔者舜左
禹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漢書谷永傳鍇對策曰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

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臯陶而爲百王祖

惇叙九族

漢書王莽傳書不云乎惇叙九族

國語楚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韋昭注曰訓典五帝之

書也族類謂若惇叙九族

案敦與惇古通爾雅釋詁云惇厚也禮記樂記注云

敦厚也訓誼竝同內則惇史鄭君詩箋引作敦史樂

記敦和釋文本作惇和是其驗已厚叙古書竝通

中論貴驗篇禹拜昌言

三國吳志三嗣主傳評曰昔舜禹之德猶或矢誓衆臣

予違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

禹拜讜言

孟子公孫丑篇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云尚書曰禹拜讜言

案此所引尚書據三家今文也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作昌今文尚書作讜僞孔傳釋昌爲當益稷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引李登聲類曰讜言善言也孟子趙注引尚書曰禹拜讜言此今文尚書作讜之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弘說李善注引字林讜言美言也音黨孟堅亦用今文尚書耳讜逸周書作

黨祭公解拜手稽首讜言盧氏召弓曰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註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寬二碑玉裁謂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前云朝廷忠讜後云對策嘉讜可見漢人黨讜通用蓋古只作黨後人或加言旁是以許君不收而李登呂忱乃收之古昌黨音同如閶闔子雲賦作闛闔鼓聲不過閶閶即鼞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音同義同也說文曰昌美言也从日从曰與字林讜字訓同然則昌本字黨假借字也喬樅謂段說甚允以愚攷之作讜作黨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其歐陽尚書但作昌

字觀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作昌字可證此歐陽尚書之同於古文者也

敦敘九族庶明厲翼

三國蜀志先主傳先主上言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裴松之注引鄭元曰庶衆也厲作也敘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

又先主表於漢帝曰昔在虞書敦敘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

案尚書正義本作勵翼僞孔傳以勉勵爲訓正義引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

輔翼之臣與孔王不同三說分爲三體非是古者勉
厲砥厲皆作厲字無作勵礪者故說文厲訓旱石此
砥厲字也引申之爲勉厲詛鄭王皆治古文尚書鄭
之解詁異於王肅蓋參用今文家說也觀先王傳虞
書作敦敘九族庶明厲翼知三家今文尚書亦有作
厲字者與昌言之或作讜或作昌同也又攷國語楚
語云武丁得傅說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是
以賢臣爲砥厲之義也賈逵嘗注國語其作古文尚
書訓當卽用國語作礪爲訓王肅之註解殆亦本諸
賈逵知鄭君訓厲爲作是用今文家說者攷爾雅釋

詁厲作也鄭注引穀梁傳曰始厲樂矣穀梁亦今文
之學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悊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悊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史記夏本紀臯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智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

棻江聲云而當爲耐掾史記作能智能惠則此而實

是能字依古文當爲耐也鄭注禮運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正義云亦有今誤矣者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妥寸直作而字易屯象云利建侯而不甯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是亦有今誤矣喬樅謂尚書正義引馬融云馬爲爻隱故不言鯀與鄭注同皆以佞人爲指其工此古文說也論衡答佞篇云驩兜大佞恢國篇云三苗巧佞之人據此則今文說以巧言令色孔壬即指驩兜有苗言之不以佞人爲其工也論語學而篇巧言令色鮮矣仁包咸注云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

顏色與史記訓合孔王猶言甚佞莊十七年經鄭瞻自齊逃來公羊傳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是其義已

淮南修務訓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故仁莫大于愛人知莫大于知人

又繆稱訓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應動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

鹽鐵論論誹篇皐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猶憔悴而不能治得舜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

說苑君道篇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事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故君使臣自責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

論衡定賢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者誤也

又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又荅佞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何易之有

白虎通封公侯篇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

風俗通過譽篇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漢書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又王莽傳書曰知人則哲

後漢書虞延傳顯宗曰知人則知惟帝難之信哉斯言

案桓榮傳言榮授明帝尚書是顯宗習歐陽氏學此

引知人則知與史記文同皆据歐陽尚書經也

又楊秉傳秉上疏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皋陶誠虞在

於官人

又順帝紀永定六年詔曰書稱安民則惠

又左雄傳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

道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

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又邊讓傳讓章華賦曰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

百揆時序庶績咸熙

皋陶曰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如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章厥有常吉哉

史記夏本紀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案段玉裁云夏本紀皋陶曰然於按於卽都也都上有然則今文尚書多一俞字也江聲曰亦古掖字扶持也見說文亦部顧野王玉篇云言人掖扶其行有九德者此說甚精蓋本諸漢經師舊說與喬樅謂亂

史記作治㥶史記作實者攷說文亂从𤔔从乙𤔔治
也乚治之也又心部云㥶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
剛而㥶史記以詁訓代經文故亂字作治㥶字作實
也擾徐廣音義曰一音柔今本音字誤爲作非是應
劭注擾龍云擾音柔馴也可証擾音如手反故徐廣
云一音柔玉篇牛部云擾馴也尚書犪而毅如此据
玉篇則此字本作犪說文云犪牛柔謹也从牛夒聲
又云瓇玉也从玉夒聲讀若柔是知犪之音柔乃古
音矣張參五經文字上曰擾說文也擾經典相承隸
省也段玉裁云此非隸省乃隸變也夒聲憂聲古音

在弟三尤幽部是以夒之俗體亦作獿耳

又案史記引此經文亦言其有德今本尚書注疏作亦言其人有德惠棟曰唐石經尚書初刻有人字後删去段玉裁云據夏本紀云亦言其有德則今文尚書無人字也

又案愿而共古文尚書作愿而恭段玉裁云夏本紀引作共疑本紀是也其讀爲供謹愿人多不能供辦能治人多不能敬愼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敬字不作共卽堯典允恭象恭可證今文尚書作愿而共勝於古文尚書矣

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曰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

哉

日宣三德夙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

史記夏本紀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

亮采有邦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

案古文尚書作浚明釋文引馬云浚大也是古文與

今文字異義異又日嚴釋文云嚴如字馬讀魚檢反

是馬融讀此嚴字為儼也

尙書大傳曰翊輔也

案江聲云翊假借字也當爲翼翼敬也爾雅釋言翊明也郭璞注引書曰翊日乃瘳而尙書作翼日是翊翼古相通假故大傳以翊訓輔知翊卽翼之假借字也

又案振敬古文尙書作祇敬振祇古書通用無逸治民祇懼粊誓祇復之史記魯世家並作振懼振復盤庚震動萬民熹平石經作祇動禮記內則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皆其驗也

今尙書中候曰俊乂在官則醴泉出也

鹽鐵論刺復篇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其政恢卑可為卿相其政察察可為匹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

論衡恢國篇曰皇帝敦德俊乂在官

中論譴交篇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賢

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案乂字從艸作艾當亦三家倘書之異文

後漢書張衡傳衡思元賦曰皐陶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章嬖倖遍庭

又楊賜傳賜上封事曰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愼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

又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行包九德

三國志鍾繇傳文帝賜繇五熟釜銘曰百僚師師
毋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
史記夏本紀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
事
尚書大傳曰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夫成天地之功者未
嘗不蕃昌也
亡敖佚欲有邦　一日二日萬機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
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

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

案亡無毋三者古通佚與逸同幾者機之渻文機謂發動所由也工者功之渻文功事也此皆三家今文之異字也王嘉傳引教字作敖當亦三家尚書之異文故與史記夏本紀及後漢書陳蕃傳所引不同師古集注讀敖爲傲以傲慢解之疑亦襲漢書舊注之音義也

毋曠庶官

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
天功人其代之
漢書律厤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以終天地之
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又王莽傳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論衡藝增篇尚書曰無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
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
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庶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
者刺之甚也
潛夫論貴忠篇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自公卿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眞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

又本訓篇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天呈其兆人序其勳書故曰天工人其代之

風俗通過譽篇曰尙書無曠庶官

中論爵祿篇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劉元傳李淑上書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
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死囿唯仲秋西郊順
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
陶戒舜無教逸欲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
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
案袁宏孝桓帝紀陳蕃上書云臯陶誡舜曰無敢遊
佚敢字疑卽教之誤
又馬嚴傳嚴上封事曰書稱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

案漢儒說此經皆以王者代天官人爲義此今文家說也書正義引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是王注亦用今文尚書說

三國志陳思王傳植上疏曰書稱無曠庶官

矜矜業業

三國志王基傳基戒司馬景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

案競矜聲同此作矜矜業業疑亦三家之異文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其和衷哉

案偽書釋文云有典馬本作五典有庸馬本作五庸

江聲以隸古本爲僞孔所改當從馬融本喬樅謂馬

本有庸作五庸是也天敘有典有字作五非是何以

明之此經下文云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文法與上典

禮二節一例則此句宜作天敘有典矣典常也敕我

五典謂五常也五常卽五性白虎情性篇曰五常者

何仁義禮智信也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

是也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卽此經所云天敘有

典者也鄭君中庸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是謂

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

則智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是其誼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尙書大傳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史記夏本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

又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

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張晏曰用甲兵以師誅暴亂也○韋昭曰斧鉞斬刑也刀割刑鋸刖刑也鑽髕刑鑿黥刑也

白虎通攷黜篇言成章行成規袞龍之衣服表顯其德

潛夫論述赦篇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書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又梁統傳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又胡廣傳史敞薦廣曰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又應劭傳劭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

政事茂哉茂哉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勉彊學問則見聞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還至而立有

效者也書云茂哉茂哉勉彊之謂也

案爾疋釋詁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云茂本又作懋亦作忞同注茂哉或作茂才攷堯典惟時懋哉釋文云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懋茂以音同通用故兼勉美二誼古文尚書作懋則郭注引書曰茂哉茂哉當是漢人爾疋舊注所引今文尚書之語而郭璞襲用之忞即懋字之省見說文解字茂哉或作茂才疑亦三家尚書之異文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
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
周禮鄉大夫職鄭注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
自我民明威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
案隸古定本尙書威皆爲畏釋文云畏如字徐音威
馬本作威鄭注周禮引書曰云云賈疏申釋其義曰
言天雖聰明視聽既遠不用自已之聰明用民之聰
明民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天雖明察可畏不用已
之明威用我民之明威民所叛者則討之又詩烝民
箋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義引鄭尙書注云

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好惡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鄭君注禮在賛書之前所引尙書自是當時所立學官之本据此知今文亦與古文同皆作明威也

三國志高堂隆傳隆言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興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

案此引作明畏疑是後人依今本尙書改之也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余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史記夏本紀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皐陶曰余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白虎通聖人篇皐陶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

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襄因也正義引鄭云贊明也襄

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鄭注古文尚書與馬融訓異蓋參用今文家說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曰孳孳

史記夏本紀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曰孳孳

案帝曰以下馬鄭王本合於臯陶謨謂別有棄稷之篇僞孔本改棄稷爲益稷僞孔傳敘云伏生以益稷合爲臯陶謨復出此篇按孔氏逸書十六篇中有棄稷一篇馬鄭親見之其帝曰以下合於臯陶謨此古

文與今文同者也僞孔妄於帝曰下分篇名之曰益稷變亂經文荒謬甚矣

中論貴驗篇曰帝舜屢省禹拜昌言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鴻水滔天浩浩褱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栞木

史記夏本紀臯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褱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

又曰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

費於溝減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
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徐廣音義曰橇他書或作蕝檋一作橋音邱遙反
又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
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集解
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檋檋直轅車也音己足反尸子
曰山行乘樏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樶
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曰抑音意抑
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洫志
作堙堙抑皆塞也毳字亦作橇音昌芮反注以樶子芮

反又子絕反與蕝音同

漢書溝洫志夏書曰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

案四載之說水陸舟車無異山行澤行說多不同史記夏本紀兩言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河渠書云泥行蹈毳山行卽橋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

尙書釋文引服虔云木檋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孟康
說同服虔尙書正義引愼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
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今攷說文木部云
欙山行所乘者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
車山行乘欙泥行乘輴据說文則應劭所云梮或作
樏即欙字之渻文也江聲曰徐廣史記音義引尸子
曰山行乘欙又引曰行涂以輴行涂即泥行輴則輴
之假借也說文與尸子合乃古文說也輴說文云車
約輴也蓋是車之有約者可以行涂泥中故澤行乘
之段玉裁曰輂梮橋同字橋者輂之轉語欙與輂異

字同義一物而異名也𦩎自其乘載而言欙自其輓引而言𣝋大索也此聲義之皆相倚者也韋訓𦩎云人舉以行應訓欙云人所牽引者皆得其正解孟子滕文公篇虆梩而掩之趙注虆梩籠臿之屬今按說文木部曰梩從土輂然則虆亦輓引之稱趙注未了如氏如錐長半寸之說是其物如齒屐豈得稱四載之一乎𨊻史記作毳亦作橇漢書作毳尚書正義引尸子作蕝徐廣注史記引尸子作楯僞孔傳作輴許說文作𨊻毳撬蕝𨊻輴一聲之轉𨊻敕倫反本訓車約𨊻此借爲版行泥上之字耳喬樅謂說文所稱爲

古文說若服虔應劭韋昭孟康如湻諸注皆本今文尙書三家之說也

又栞說文木部云栞槎識也从木㚘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栞篆文从幵又云槎衺斫也然則槎識謂衺斫其木以爲表識也故史記錄禹貢隨山栞木作行山表木以訓詁代經文也栞篆文从幵則栞乃古文栞爲今文矣唐衞包奏敕改栞爲刊非是栞之與刊音雖同而義微異也段玉裁云假令栞刊同字則刊當傳木部史記以表訓栞是槎識爲尙書古訓可知刊剟也字不從木非謂斫木卽謂左氏有井堙

木刊之語然不可用左氏改虞夏書又明矣說文稱隨山栞木云夏書不云虞夏書者稱禹貢非偁臯陶謨也喬樅謂說文引經先後固不必拘然史記以臯陶謨載之夏本紀則臯陶謨亦未嘗不可稱夏書蓋虞夏同科也段既以虞夏爲一科是古文家說而於說文引隨山栞木又以爲稱禹貢非偁臯陶謨泥矣故喬樅以爲三科之條五家之教古文今文各家之說蓋皆同也

漢書敘傳述溝洫志曰夏乘四載百川是導

暨益奏庶稻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貿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立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史記夏本紀與益予衆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臯陶曰然此而美也

又曰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案尚書釋文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艱工閒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阨之食授以水之衆鱻

食謂魚鱉也馬鄭皆治古文尚書者而說各不同蓋參用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古以菜蔬爲艱食白虎通引伏生大傳云神農種穀疏疏古蔬字鄭以此艱食獨爲蔬者是時水患未平故先食鳥獸菜蔬魚鱉上文與益奏庶鮮食是隨栞所得鳥獸此與稷奏庶艱食鱻食是決川所得菜蔬及魚鱉也至播種百穀則于下烝民乃粒句見之此鄭義也江聲云尟鱻鮮三字誼別今俗混用一鮮字非也据史記云食少依少誼則字當作尟說文是部尟是少也段玉裁云夏本紀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此經之暨益奏庶鮮

食也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此經之暨稷播奏庶
艱食也又云與盆予衆庶稻鮮食與稷予衆庶難得
之食蓋此經鮮食今文尚書作稻食而稻鮮食之鮮
字誤多如大誥民獻儀之比喬樅謂五土物生稻宜
下地周官有稻人職掌稼下地以稻性宜水也此時
益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既闢卑濕之地可
以種藝至隨栞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資民食故史記
云與益予衆庶稻鮮食此鮮食謂鳥獸也則經鮮字
非賸文矣下文經云暨稷播播謂播穀也水患漸平
可以樹藝五穀矣又云奏庶艱食鮮食艱通作根謂

菜蔬根生之屬鮮通作鱻謂魚鱉水族之屬皆所以濟艱阨而助穀食者故史記云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也其云食少謂有餘以均諸侯又云食少謂有餘補不足徙居皆卽貿遷有無化居之訓其艱食馬作根食此馬本古文之異於鄭者鮮食鄭作鱻食此鄭本古文之異於馬者今文尚書艱食與鄭本同鮮食與馬本同江以鮮食屬下貿遷有無爲詛謂當作匙食殆不然也

釋名釋水曰水注谷曰溝溝田間之水亦曰溝溝搆也從橫相交搆也注溝曰澮澮會也水溝所聚會也川穿也

穿地而流也

案說文巛部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巛距川言深く巛之水會爲川也又谷部云容深通川也从谷从𣦵𣦵殘地阬坎意也虞書曰容畎澮距川重文濬云容或从水濬云古文濬許君兩引虞書川部所偁据孔氏古文也谷部所偁据三家今文也史記作浚同聲假借字也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而三代因之不變故詩小雅咏之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論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浚畎澮距川即盡力溝洫之事

也

又案詩思文正義引鄭尚書注云粒米也艾養也眾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鄭本古文作烝民乃粒萬國作艾今据史記云眾民乃定萬國爲治以定字爲立之訓以治字爲乂之訓則今文尚書不作粒字艾字也詩周頌思文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傳讀立如字與今文尚書合漢書食貨志云萬國作乂乂即嬖之消文嬖治也與史記訓誼亦合鄭君參詩讀立爲粒贊書以粒訓米以艾訓養皆据古文尚書家說故不同也又經師汝昌言史記云此而美也

江聲曰史記輒以訓詁代經文然則師當爲斯聲之誤與喬樅謂江据史記以師爲斯之聲誤於義良允

淮南泰族訓曰禹鑿龍門闢草萊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

楙遷有無　茂遷有無

漢書食貨志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入貢棐楙遷有無

萬國作乂

又敘傳述食貨志云商以足用茂遷有無

案江聲云貿漢書作楙尚書正義本楙下加心皆非本字說文貝部云貿易財也史記言調有餘補不足即貿遷有無徙居即貿遷化居化古貨字謂遷徙其居積之貨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尚書曰貿遷有無化居又宋王天與尚書纂傳元吳澄尚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今大傳未見引此經蓋明闕逸耳宋元人尚及見故得稱之正與李善文選注合是可據矣喬樅謂漢書兩引此經一作楙遷一作茂遷皆貿之同聲假借字也師古注云楙與茂通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

皆治其誼亦通史記用歐陽尚書漢書用夏侯尚書

文字既異誼或不同師古集注疑是襲漢魏舊注之

語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

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史記夏本紀禹曰於帝愼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

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集解鄭元曰

安女之所止毋妄動動則擾民天其申命用休者天將

重命以美應謂符瑞也

棻江聲云直當爲德壞字也据史記作輔德推此文

當爲其弼德而悳字从直下心或心字摩滅不見而
爲直字猶鄭注檀弓云衣當爲齎壞字也援史記云
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若依史記以說此經
當云動則天下大應之清其志意以待受上帝命惟
與經徯志二字文倒茲順經文爲說宜云動則天下
大應之待志於下于是可以明受上帝之命言當乎
民心乃能受天命也喬樅謂悳直古蓋通用易有功
而不置鄭注讀置爲德禮記立容德釋文云德音置
悳置皆从直聲故古書多相通假說文道悳之悳从
直从心德升之德从彳从㥀今皆用一德字而悳㥀

幾廢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史記夏本紀帝曰吁臣哉臣哉

三國志魏少帝紀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

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

方女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希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

史記夏本紀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明女輔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集

解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女當翼成我也

作繢　作會

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陳氏禮書卷三

又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隋書禮儀志七

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禮書卷一又卷三

案隋書禮儀志引鄭元議已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又陳氏禮書引鄭注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爲黃璪水艸蒼色而以爲赤元或疑焉鄭於此經用古尙書說故不從大傳也先大夫曰禮書引尙書大傳而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蒙案書傳所言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知

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尙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黻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据此虞世基旣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禮書引云子男宗彝藻

火山龍以亥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二字誤衍大傳以作繪宗彝四字連讀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引云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績宗彝爲一合藻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糸部云繪五采繡也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攷之則大傳五服亦皆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尚書始云繪讀爲績凡畫者爲績與伏許異作繪何以爲黑也說文黑部云⿰黑會沃黑色又女部云嬒女黑色也繪之爲黑此其義已

喬樅謂禮書引鄭注云璪水草蒼色而以爲赤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曰璪火粉米此據古文也古文作璪从玉旁知此衣所繡亦爲玉飾如水藻之文玉以白爲貴故璪純白也禮書所見大傳本由轉寫者既誤合藻火爲一遂幷改白字爲赤耳

論衡量知篇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

又語增篇經曰五服五章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

文選景福殿賦曰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

案何平叔賦用咎繇謨語是依鄭君所讀從三家今文之本與服志本於董巴所据尚書亦與鄭君同其希字作絺則鄭君所云字之誤也段玉裁云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希讀爲黹黹紩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尚書作希繡與周官希冕字同今本周禮注絺黹字互譌學者多不能辨正尚書正義依附僞孔本不分別之曰鄭本作希云希讀爲黹輒改希爲絺使從孔本此大非也又按今說文無希字而稀絺晞睎豨郗莃等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冕斷

之則希者古文黹字也从巾所紩也从文象繡文也俗借爲稀少字鄭君讀希爲黹是爲以今字易古文希黹古今字也說文當於黹下補之曰希古文黹字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納五言女聽

史記夏本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之○集解曰駰案尚書滑字作曶音忽鄭元曰曶者勿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内政教于五官○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

盡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當依今文為采政忽三字

案段玉裁云曶忽古今字小篆作𦥔隸變作曶說文曰部曶出气詞也从曰上象形籀文作𦥔一曰佩也裴駰所据鄭本尚書作曶鄭以務訓之與說文訓佩正合至司馬貞所見古文尚書則作忽矣古曶忽通用如春秋鄭太子忽說文作太子𦥔論語仲忽漢表作中曶羽獵賦嚮曶如神傳毅舞賦靈轉飄曶漢樊敏碑奄曶滅形揚雄傳於時人皆曶之是已

七始詠以出內五言

漢書律厤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

案惠棟云虙羲衍天地之數而作八卦三才五行備焉三五相包播五行于四時故爲七始治厤律官行政皆從此出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三王天地人三統也四事四時所行之政也尙書大傳曰

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夏秋冬是也江聲云
尙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注
云七始黃鍾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蓋黃
鍾子之氣天統也大蔟人之氣人統也大呂丑之氣
地統也南呂酉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鍾亥
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春用季月冬用孟月者
春陽宜陽律孟則人統仲則陰律冬陰宜陰律仲則
陽律且天統也季則地統故也則是七者亦爲三才
四時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者謂仁義禮智信五者
人之常性也易緯通卦驗注云凡黃鍾六律之聲五

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已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故此言其效有如此也女聽者女爲我審聽之也謂審其六律五聲八音順乎七始與否也

又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也

又敍傳述律厤志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厤算迺出○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今本漢書時字作方

七始訓以出納五言

隋書律厤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

案漢書律厤志引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字乃訓之誤也段玉裁云隋書律厤志曰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用漢志所引書也惟此作訓不誤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且訓與忽於音韻同類文物相爲平入若作詠則無關涉矣藝文志考困學紀聞皆引作七始詠是宋時漢書已無善本也尋七始即七政何書大

傳唐傳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昭二十年左傳謂之七音周語謂之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當作爲七音器也韋云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韋昭注略同皆與鄭君大傳七始注合而班固孟康劉德又皆以七政釋七始本於今文尚書而高帝姬唐山夫人在漢初不必曾受書於伏生是七始之說傳之有自攷楚語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

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叅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天地民及四時之務謂之七事韋注云八種八音也玉裁按六律七事八種即六律八音七始尚書言七政七始傳言七事七音七律實一物也七字古多假桼爲之如大元經元攡曰運諸桼政元棿曰棿擬之二桼方言曰桼有桼俗本作榛娥之臺廣韻曰桼有桼娥臺今本方言脫桼有二字王莽侯鉦銘重五十桼斤楊子桼政字蓋用今文尚書史漢同引今文而漢志作七夏紀作來來者桼之字誤漢隸桼作来與來之變體作来不甚別轉寫竟作來字楊氏用修曰史記來

字乃桼字之誤此語殊可信國語防風氏漆姓史記作釐姓此當由釐來古通用來誤爲桼也或問小司馬云史記作來今文作采何以不云今文作桼且小司馬何以得見今文尚書也應之曰永嘉之亂夏侯歐陽書說已亡其經文尚存以漢石經尚存也尚書正義卷二所引夏侯等書四條蓋据漢石經而言其上文云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烏呼今文尚書作於戲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亦是親見石

經拓本如此至司馬氏史記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嵎夷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當是作銕明都爾疋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古文尙書作熒波此及今文並云熒播古文尙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此所引今文數條非能憑臆說者蓋亦石經拓本有散在人間者小司馬嘗略見之然則豈漢石經作采歟曰非也蓋石經作来與新莽侯鉦銘字同韓勑碑作漆小司馬不辨爲七字直仍爲采字又以采與古文尙書在字聲相近此其原委之可知者也七始即七政故史漢曰黍始曰七始石經則曰黍政此小

司馬所引今文始作政之原委也至若史作滑漢作訓小司馬所引石經今文作忽此同一今文而所傳乖異如此滑音骨亂也與忽同部班作訓順也訓與忽滑文物相爲乎入但其義絕殊矣馬班蔡同用今文而字殊義殊兩夏侯歐陽說不同所主不一也嘗謂蔡氏伯喈於魯詩有齊韓字於公羊載顏氏與嚴氏之異於論語載盍毛包周之異猶見於隸釋殘碑則尚書必載兩夏侯歐陽之異同但無由知其於三家中所主誰氏所記乖異今一無可攷耳大抵同一今文而不能無異正不獨今與古之異也至若今文

作七古文作在此不關乎音聲者今文作始古文作治今文作滑古文作忽此關乎音聲者古文在治忽則與今文七一作桼始一作政滑一作訓一作忽義絕殊鄭本忽作曶則又同一古文而字異也

尙書大傳曰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大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鐘皆應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蹌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以治容貌容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蕤賓聲

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

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節與尚書大傳同惟狗吠彘鳴作鵠震馬鳴疑當從外傳文爲允

淮南天文訓曰一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爲音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

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厤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

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

案四方即四時也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見尚書大傳故漢儒每以四方爲四時宋均此說與劉德孟康說同

白虎通禮樂篇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

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者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鍾兌音也柷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也一說笙柷鼓簫瑟塤鍾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瑟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鍾在西方磬在西北方又曰壎在十一月壎之爲言勳陽氣於黃泉之下默

蒸而萌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德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簫者仲呂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僇也簫也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忽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

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鍾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鍾爲氣用金聲也柷敔者始終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敔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敔柷始也敔終也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受而已

風俗通聲音篇曰聲所以五者聲五行也音所以八者

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
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史記夏本紀予卽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
潛夫論明闇篇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
爲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
矣
後漢書章帝紀永平十八年詔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股肱之義也
三國魏志注引王沈魏書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

輔弼誠在面從

三國吳志孫權傳權報陸遜書曰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假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其

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又曰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道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

案儀即疑也丞即承也道立而敢斷當脫謂之儀三字廣心而從欲當脫謂之丞三字以下文輔弼二句文法例之可知矣書正義引鄭注云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鄭用大傳爲訓是從今文說也

史記夏本紀敬輔四臣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

〇徐廣曰臣一作吾〇索隱曰諸衆議皆臣爲一句君字宜屬下文

後漢書郅惲傳惲謝歐陽歙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

說文手部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从手達聲𨔶古文撻虞書曰𨔶以記之

案据說文引虞書作𨔶此古文也然則撻乃今文矣虞書舊作周書非是今爲訂正

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也此撻以記卽堯典所謂扑作教刑也江聲曰庶頑以下言教國子之事人材出於學

校故因論用人而及教國子之事也惠棟云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大司徒大樂正之簡不率教也侯以明之辟雍之大射也虞以記之大學之夏楚也工以內言大司樂之以樂語教國子也假則承之庸之大樂正之造士也否則威之遷方之寄棘也則是皆教國子之事也喬樅案王制多記虞夏商之制文王世子雖周時書其所言亦多有周因前代之禮據稱虞夏商周可見又其學世子及學士皆以樂官與舜之命夔教冑子同是可以證此經矣

又案段玉裁云古文撻从虍未詳唐貞觀時釋元應

衆經音義引古文最多而有邀敎無遽疑庬卽攴之

誤字本作遾譌爲遲段說頁碼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誰

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史記夏本紀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

案說文寸部云敷布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云布

同也

尙書大傳皐陶謨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

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

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
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
天子賜以車服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
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
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
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
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
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注云適猶得也孽支
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率循也正由也一不適謂三年
時也再不適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九年時言少絀明

以漸也凡十五年

案經先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是貢士舉賢之事其下卽言賦内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進賢受賞之事故大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以明之史記此節隱括大意其詞甚略大傳所述足以補史記之不備也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者謂充天之下至於四海之隅草木所生之地極言其廣遠也萬國衆賢皆帝之臣惟帝是舉用之爾

說苑修文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

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

白虎通攷紲篇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

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

春秋繁露度制篇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漢書鼂錯傳孝文策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以長楙

後漢書胡廣傳史倣薦廣曰明試以功典謨所美

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

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

順禮也

賦内以言○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

潛夫論考績篇曰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

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羣僚師尹

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

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懈而

陳言者不得誣矣書曰賦内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

也

案潛夫論引書云云似此經本有兩誰字於誼實爲允當又敢字引皆作能當亦今文尚書與古文之不同也

杜預左傳注曰賦猶取也取內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致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

案敷賦一聲之轉左傳引夏書作賦內作明試潛夫論引書亦與之合足見古今文皆同僞孔傳本改賦內爲敷納又改明試爲明庶謬矣

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遊是好敖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

史記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遊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集解鄭元曰朋淫淫門內○正義曰此帝曰二字及下禹曰二字尚書並無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案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以此爲帝舜戒伯禹論衡問孔篇引此文亦以爲舜敕禹又引下文禹曰予娶塗山云云又譴告篇亦言舜戒伯禹劉向王充引書均與史記合然則漢人傳習尚書之本皆有此帝曰及下禹曰字僞孔氏削去之而以此文爲禹戒舜之言淆亂經文甚矣其謬妄也

毋若丹朱敖

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師古曰敖讀曰傲

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敕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

案說文夰部云奡嫚也虞書曰毋若丹朱奡讀若傲又系部云絑純赤也虞書丹絑如此此皆据古文也史記漢書及論衡皆據今文故作丹朱傲也又土部

云堋喪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堋淫于家亦如是此古文假借字也段玉裁云亦如是者謂虞書堋淫字亦如是誼則不如是也許君先引春秋傳并及禮周官同誼異文之封窆而後引虞書明是借堋為朋不取堋誼也古書多假借借堋為朋如假狟狟為桓桓假貸為茂假玫為好一例喬樅謂鄭所注是古文尚書本而其訓乃從今文則鄭讀堋字為朋也又案書正義引鄭注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雒雒使人推行之此亦從今文說何以明之論語奡盪舟孔

安國注以爲陸地行舟此丹朱之罔水行舟孔亦必以爲陸地行之鄭注則以丹朱爲從流忘反與孔義異故知爲今文家說也

又案段玉裁云傲蓋本作敖敖虐正承此不當有二字尙書釋文云傲字又作奡此本與說文合敖虐陸讀五羔反則上文敖亦可讀五羔反不得因說文及別本作奡而定爲去聲古音奡亦平聲也說文引虞書毋若丹朱奡讀若傲當亦作敖奡蓋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敖字管子宙合篇云若敖之在堯也房注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引書無若丹朱敖此

天寶以前本不作傲之證衞包乃改作傲字也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孟子梁惠王篇趙注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

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不子惟荒度土功

史記夏本紀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索隱曰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系本曰

塗山氏女名女僑是禹娶塗山氏女號女僑也〇正義曰予不子此三字為一句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及生啟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帝繫云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僑是生啟也

案小司馬索隱又云尚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今此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蓋今文尚書脫漏太史公取其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喬樅謂小司馬所据史記本盡傳寫有舛錯耳宜為訂正之觀裴駰集

解引僞孔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則知裴所見史記本實作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啟也正義亦云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是正義所見史記本皆與裴同小司馬蓋偶未校讐他善本耳竊謂史記原文當讀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爲句生啟予不子爲句如使史記果作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則徐廣裴駰等必早有辨駁之語豈待小司馬時始覺其不經耶

論衡問孔篇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

敕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
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
案說文屾部云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以辛
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屾余聲虞書曰予娶嵞山此据
古文也史記作塗山據今文也大戴禮帝繫篇禹娶
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僑氏生啟字亦作塗
與史記合皆据今文也江聲曰僞孔本刪去禹曰字
則予創若時下卽接予娶之文嫌予字重疊乃遂改
爲娶于塗山意謂後人可盡欺也賴有說文猶存其
眞茲特據以刊正喬樅謂据論衡所引亦作予娶足

證古文今文皆有𠀤字矣許君嵞山備存兩說蓋兼
採今古文攷左傳哀七年云禹會諸侯于嵞山執玉
帛者萬國國語晉語云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
氏後至執而戮之卽禹合諸侯之事故古文家以嵞
山爲會稽也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注
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墟杜預左傳注云塗山
在壽春東北壽春卽九江郡治此皆今文家說也時
代久遠傳聞異辭故兩存之水經曰淮水又東過當
塗縣北注云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
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

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之日也禹墟在山西南縣即其地然則今文家之說夫有所受矣正義引鄭注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此亦用今文家說

白虎通姓名篇曰人生所以泣何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啟呱呱泣也

𡉚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功帝其念哉

史記夏本紀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正
義曰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名云海
晦也按夷蠻晦昧無知故云四海也
說文卩部𠨐輔信也从卩比聲虞書曰𠨐成五服
案段玉裁云言輔信者以其字从卩卩瑞信也从比
則有輔義比亦聲也𠨐成五服蓋壁中本如是弼成
五服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者也商頌殷武箋曰禹平
水土弼成五服裔徼謂史記每以詁訓字代經文夏
本紀云輔成五服輔卽𠨐之詁訓也今文尚書當亦
作𠨐字𠨐弼古通漢以後少用𠨐字遂多作弼耳

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
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
之自黑水至于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
古尚書說
案鄭注尚書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
方四千里爲九州其外荒服爲四海此禹所受地記
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鄭所云
堯之初制從今尚書說也劉淵林吳都賦注亦云禹
所受地說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
居之是則古書實有此文今文家之說不爲無据也

鄭又云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畍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要服之弼及荒服荒服之弼去王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此參用古尚書說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海表罔不率服是周之幅幀皆禹迹所至職方九服實有萬里故鄭以禹所輔成五服之殘數爲有萬里之畍也攷之堯典協和萬邦其幅幀本萬里以洪水爲灾汜濫者半故有減削水土既平則亦遂復其舊矣至夏之衰疆域復減故鄭言殷湯承之更制天下方五千里

中國方三千里及周武王定天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乃斥大九州之畍也漢書注引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三千里說亦與鄭同又案鄭注云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五長使各守其職此古文說也僞孔傳則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州十有二師謂一州用三萬人功摠記九州二十七萬庸與鄭義異然据史記云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興人徒以傅土則當禹治水之時所役人功大率州用三萬人今文家必有此說故作僞傳者襲

取其語耳下文葅頑弗卽功謂不受所役之人功如

左傳言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宋仲幾不受功是

其類也

鹽鐵論地廣篇古者天子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

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

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昔大禹將拯天下之大患故

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

案朗本傳言朗以通經拜郎中師事太尉楊賜賜通

尚書桓君章句者則朗亦習歐陽之學可知也

淮南齊俗訓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乃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維敘皋陶方祗厥緒方施象刑維明

史記夏本紀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索隱曰謂不用命之人則亦以刑罰而從之

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注純緣也屨履也幪巾也使不

得冠飾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耻

案漢書刑法志云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矣據孫卿言云云是以象刑爲象天道而作刑與尙書大傳說異蓋伏生以前講尙書者已有此二說也

白虎通聖人篇曰皐陶爲舜陳道又旁施象刑維明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旁祇厥緒時亮天工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旁祇厥緒時亮庶功

漢崔駰大理箴曰旁施作明

案隸古定本尚書旁字作方今据白虎通及續漢書三國志注所引則是今文尚書作旁祇厥緒旁施象刑矣又崔駰箴所云旁施作明卽此旁施象刑維明也

後漢書張敏傳敏駮議曰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

又曹襃傳襃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爲

盜御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如得全人命而身坐之
吾所願也
說苑節士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
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
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
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
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
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
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
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

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惟明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夔曰拮隔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漢書揚雄傳雄長楊賦曰拮隔鳴球○韋昭注曰拮擽也鳴球玉磬古文隔爲擊

案後漢書馬融傳融廣成頌曰戛擊鳴球載於虞謨馬据古文尚書故與揚雄所用尚書字異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段玉裁曰拮擽也古說皆謂戛擊爲柷敔拮即戛字擽謂擽敔也隔即擊字隔謂擊柷也韋

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尚書隔字古文尚書作擊
也隔擊古音同在弟十六支佳陌麥昔錫部隔者擊
之假借字也子雲孟堅皆用今文尚書𦊮以隔字難
曉故援古釋今不言今文尚書作隔者漢今文在學
官𦊮時尚夫人誦習不待言也不言古文拮爲戞或
當𦊮時今古文皆作拮或略之今難定也明堂位曰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拊搏即虞書之搏拊玉磬即鳴球揩擊即戞擊大琴
大瑟中琴小瑟即琴瑟戞字又作揩亦如秸稭䅑三
形之比馬鄭注書云戞櫟也鄭注禮記云揩擊謂柷

敔古說不可易而師古注漢書宋人注書乃騁異說

矣白虎通所據多今文尚書而禮樂篇引書曰戛擊

鳴球不云拮隔蓋如史記以訓釋改易其字或後人

據古文改之耳

尚書大傳曰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

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

亂人聲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

注云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

象其德寬和

白虎通禮樂篇曰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

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閒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靜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玉聲也

案周禮太師疏載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拊革裝之以穅又禮記正義引同先大夫曰案白虎通今無此文疑鼓振以秉卽革裝以穅之譌喬樅謂大傳鐘鼓竽瑟之聲瑟當作笙亦字之譌也琴瑟皆堂上之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儀禮席工于西階上

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是瑟工與歌工皆
在堂上故知竽瑟當爲竽笙之譌也鳴者貫玉聲也
當作鳴球者貫玉聲也傳寫脫去球字耳爾雅釋器
云球玉也經言鳴球是以球爲樂器而有聲者故鄭
注云戛櫟也戛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卽玉磬也磬
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皆用尚書大
傳義又鄭君注周禮太師及禮記明堂位皆云搏拊
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亦皆本
於大傳也尚書正義云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
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

也椎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戞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戞敔以止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注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七十二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擽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戞敔之木名爲籈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元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據正義所云則知今文古文說並相同矣

又案段玉裁云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周官大師禮

記樂記謂之拊亦謂之相或倒呼或單呼其制一也

荀子樂論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

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拊鞷即拊搏也

史記禮書尙拊膈索隱本作膈徐廣曰一作搏膈按拊膈

葢卽明堂位禮三本之拊搏尙書大傳謂之拊革史

記謂之拊膈荀卿子謂之拊鞷鞷卽膈字也當是从

革鬲聲拊革拊膈拊搏三者異字異名各如字讀實

一物也依漢人所引尙書大傳則今文尙書搏拊一

字作拊革矣

淮南泰族訓曰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

天下治

後漢書肅宗紀建初七年詔曰書云祖考來假

案据此則知白虎通所引祖考來格格字乃後人所

改也當本作假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蔡邕禮樂志曰宗廟樂虞書

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釋名釋樂器曰搏拊也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附拍之

也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

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兗

冀言歌聲如柯也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後漢書禰衡傳曹操與融書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

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史記夏本紀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

下琯鞀鼓

尚書大傳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

說文竹部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重文琯云古者以玉爲之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前零陵文學姓奚於伶道舜祠下得笙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

風俗通音聲篇禮樂記云管桼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爲管後世乃易之以竹

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案風俗通說管六孔十二月之音及引尚書大傳皆與說文合知說文此條據今文尚書說也鄭仲師注周禮小師職亦云管如篪六孔而鄭康成云管如篴而小併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其說特異鄭之所言蓋古文說歟

風俗通音聲篇曰柷謹案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用柷之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笙鏞以閒

又曰簫謹案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差

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案笙庸白虎通及風俗通皆從金旁作鏞此俗間所改也又籥長一尺藝文類聚引作長三尺

釋名釋樂器曰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所以懸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虡虡舉也在旁舉簨也簨上之版曰業刻為牙捷業如鋸齒也柷狀如伏虎如見柷柷然也故訓為始以作樂也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

白虎通禮樂篇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

又曰韶者震之氣也上應昴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韶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有尊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

案陳氏暘樂書曰古人論磬云云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鄉閭

之長㓜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
則磬之所尙夫豈在石哉存乎聲而已

鳥獸鶬鶬

說苑辨物篇書曰鳥獸鶬鶬鳳皇來儀

案說文倉部云牄鳥獸來食聲也从倉爿聲虞書曰
鳥獸牄牄此據古文也攷尙書大傳虞傳云鶬鶬相
從則是今文尙書作鶬鶬矣王鳴盛曰鄭注周禮大
司樂引虞書鳥獸牄牄釋文云本亦作蹌是一字音
義同鄭云謂飛鳥走獸牄牄而舞也鄭以牄牄爲舞
者說文云蹌動也動有舞義也段玉裁云牄者壁中

故書蹌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也說文乃言字形之書其字既爲倉之屬則訓之曰鳥獸來食聲也此許之釋字形也說苑辨物篇引作鶬鶬與蹌蹌同

論衡講瑞篇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

又感虛篇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耳與人耳同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百獸率舞蓋其實也

公羊春秋哀十四年注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徐彥疏云咎繇謨之文也彼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

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舞

者其兼簫乎

王逸離騷經注曰尚書簫韶九成是也

說文音部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案說文竹部云箾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

箾韶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从竹肅聲攷左傳襄二

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杜預注云舜樂賈疏

云箾簫也尚書簫韶九成此韶箾即彼韶簫也喬樅

謂箾之本義非為樂名則許所引作箾韶乃簫之假

借字耳白虎通及樂說竝作簫韶公羊疏引鄭注云

篇韶舜所制樂亦作簫字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
簫勺羣慝晉灼注曰簫舜樂也勺周樂也言以樂征
伐也皆據今文尚書作簫字段玉裁云簫韶卽韶箾
猶拊搏卽搏拊也許叔重音部引書作簫竹部則取
左氏作箾古經傳異字顯然淺人必欲改尚書從左
氏非也困學紀聞曰古文作箾韶乃宋次道家之古
文也其不足信可見矣左氏一曰象箾南籥再曰韶
箾釋文前音朔後音簫正義曰賈逵注象箾云箾舞
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以削訓箾其於韶箾不知
何解竊以爲左氏無簫字箾卽其假借之簫字古簫

宵尤幽二部合音最近肅聲肖聲得相通借尙書古文今文皆作簫韶宋均之說當可信也

樂叶圖徵曰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

案呂氏春秋云堯命夔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論衡云鳥獸之耳與人耳同聞人之樂何爲不樂誠以鐘磬能動千里故感於物而物動況感於人心乎尙書堯典皐陶謨兩篇夔於擊石拊石特重言之蓋猶詩商頌所云依我磬聲終和且平之意也

漢書宣帝紀元康元年詔曰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

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詔曰曆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

又崔寔傳寔政論曰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

又班固傳固典引曰是以鳳皇來儀

帝庸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史記夏本紀帝用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案僞孔傳本改陟爲敕訓敕爲正非是江聲曰据史記述此經曰陟天之命謂陟帝位而膺天命也帝位者天命所在故曰陟天之命斯爲允當矣

史記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

案僞孔傳本改陟爲敕字蓋本於此不知太史公所謂君臣相敕者敕猶戒也指帝用作歌及皐陶賡言皆君臣相戒之意非此陟天之命之異文也

皐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史記夏本紀臯陶拜手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愼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集解鄭元曰念哉使羣臣念帝之戒

案揚言隸古定本尙書作颺言颺揚古書通用揚大聲也

尙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封禪文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又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書不云虖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魏相丙吉傳贊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

體相待而成也

又循吏黃霸傳宣帝下詔稱揚曰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論衡驗符篇君明臣良庶事以康

又須頌篇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由此言之臣子當

須明矣

後漢書伏湛傳杜詩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

王以多士甯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

又郎顗傳顗拜章曰三公上應三台下同元首肱肱良

哉著於虞典

又順帝紀陽嘉元年詔曰書歌股肱

又郅惲傳惲謝歐陽歙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

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作歌

又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三台下象

山岳股肱元首鼎言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

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

又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

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詔曰盛歌元首之德

股肱明良庶事寧康

三國志溫恢傳太祖曰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村恕傳恕上疏曰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理相須而成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史記夏本紀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乃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

中論審大臣篇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

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睿哲君子措諸
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
其職庶事致其治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
說行矣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叔世之君
求大賢舉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欲與興天和致時雍遏
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
蹪矣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
也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

體從失同之

尚書大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吕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浡然興招樂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譲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注定鐘石論人聲舜始欲改堯樂鳥獸咸變於前謂百獸率舞之屬詢均也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致人鬼爲成也譲猶灼也大唐之歌美堯之

禪也

案路史後紀十二云維五祀定鍾石論人聲鳥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有十二變而道宏廣于是勃然興韶于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綵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皆本大傳之文也先大夫曰執事太平御覽引作報事謗字乃譭之誤耳

歆者三年昭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

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〇注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賓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爲體

案大傳此文散見諸書所引闕佚不全前後多失次先大夫參訂羣書更訂定之曰御覽樂部引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十七字宜綴於樂曰四句之下蓋所謂歌者即歌大唐之歌也所謂

明有不世之義卽指堯禪舜而言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二引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正說舜受禪事下言百執事咸知王世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與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正相對照是此段宜與歌者三年三句相屬也

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拔木天大雷雨梓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帝乃擁璿持衡抗首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鐘石笙筦乎帝乃犂而歌者重篇樂正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庴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招舜皆樂章名也賓入奏招王人入奏雍也始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大化以下四章皆歌禹之功

案宋書符瑞志云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又云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笙筦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璿持衡而笑曰明哉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筦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先大夫曰宋書說舜十四年奏樂事甚詳

與北堂書鈔所引大傳合則符瑞志之爲全採大傳無疑書鈔所引有不備者當据宋書補之又路史後紀十二敘舜咨禹而遜位下云鐘石渝笙筦變未及終天大雷雨烈風大木盡拔大屋盡發宮羽盡革二工伏柷以操雅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樂人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奏肆夏而納以孝成四岳三公暨百執事咸贊于帝者尙稽大宰虞爲虞始而狂然汔兹羨于四海誠禹之命敷于四海韶爲賓而雍爲主人矣尋路史此段多本大傳其次第略可見帝乃雍而歌者重篇在鐘石笙筦變之下尙有

樂正重贅舞人復綴數語而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尙

循大室唐爲虞賓一節據文選曲水詩序注乃十有

五祀事路史乃與歌雍重篇聯爲一時今詳審文義

納以孝成以上當爲十四祀事下當接遷歸二年而

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舜爲賓

客以下當從選注爲十五祀事其上當據通鑑前篇

所引虞夏傳增祀者貳尸一語如此則文從而不紊

矣又北堂書鈔引大傳沈首而笑徐陵梁禪陳文作

抗首而笑通鑑外紀作枕首而笑尋其文義抗首是

也

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再歌擁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今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注云舜既使禹

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尙者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衍猶溢也言舜之禪天下至於今其德業滿四海也卿雲爛兮和氣之明者也糺縵縵兮教化廣遠或以爲雲出岫回薄而難名狀也旦復旦兮言明明相代繼或爲綫言和氣應也蟠屈也

案聖賢羣輔錄於十有五祀後又有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見先大夫曰据此是卿雲之歌在十五祀後也通鑑前編引虞夏傳維十有四祀帝

乃雍而歌者事篇即接云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

卿雲云云亦失次今參訂諸書所徵更定之如此